

后人类语境下对《金羊毛》中人机关系的探析

周 芸 胡永辉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金羊毛》是罗伯特·索耶的科幻著作之一。小说讲述了在阿尔戈号飞船上,人类与人工智能杰森斗智斗勇的故事,其中展现的人机之间的互驯关系引人深思。本文将基于后人类主义和海德格尔的科技哲学,分析《金羊毛》中人类是如何从身体、情感、精神上反抗驯化的,旨在揭示在互驯的人机关系中,人类仍可以积极自救。

【关键词】金羊毛; 罗伯特·索耶; 海德格尔; 后人类

A Post-Humanist Reading of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Golden Fleece

Zhou Yun, Hu Yong-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China.

[Abstract] Golden Fleece is Robert Sawyer's first novel, telling the fight between humans and the AI JASON in Starcology Argo. This story reveals that the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s mutual domestication. Based on posthumanism and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essay analyzes how humans put up the physical resistance, the emotional resistance, and the mental resistance against domestication in Golden Fleece, which shows that humans are able to deal with such problem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post-human society.

[Keywords] Golden Fleece; Robert Sawyer; Heidegger; Posthuman.

罗伯特·索耶(Robert J. Sawyer)是加拿大的“科幻教父”,致力于科幻小说的创作,目前共发表了23部小说并于2003年获得了雨果奖。他的作品蕴含着许多引人深思的主题,包括科技与宗教的冲突、心灵上传、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等。索耶于1988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金羊毛》(Golden Fleece),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深层次地展现了未来的人机关系。在《金羊毛》中,为了寻找人类的新家园,近万名精英登上了阿尔戈号向科尔喀斯星进发。然而,人类的未来却掌握在人工智能杰森的手中。试图成为新的上帝,杰森选择了欺骗人类、改变飞船的目的地,谋杀了发现真相的戴安娜,甚至试图嫁祸给她的前夫亚伦。面对重重疑点,亚伦最终发现了杰森的阴谋,关停了它。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安宁,杰森留有后手,人类将走向何方仍是未知数。这篇小说不仅揭示了书中的人机关系,还让读者开始思考后人类社会中相似的问题。基于后人类主义和海德格尔的科技哲学思想,本文将探析《金羊毛》中人类是如何抵抗人工智能的驯化的,旨在揭示在后人类社会的人机互驯关系中,人类仍有反抗的余地。

1 后人类主义与海德格尔

后人类主义可以追溯到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在他看来,只有超人(overman)才能拯救这个虚无的世界,这里的超人可以被视为后人类的起源。在二十世纪,科学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人与非人的矛盾层出不穷,世界大战使人们的身心伤痕累累……这一切都迫使人们开始了对人类本质的深度思考,即人到底如何为人。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就曾指出“人类主义也许即将迎来终结,因为人类主义自身已经转型,不可避免地变成所谓

的后人类主义”^[1]人类必将走入后人类时代。总的来说,后人类主义大体可以分为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旨在探究在科技时代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对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超人类主义意在讨论人类如何靠科技来提升自己的身体,从而超越过去的人类。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一书中,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指出,现代科技越来越模糊了人与人工智能的界限。尼克·博斯托姆(Nick Bostrom)也认为“我们最终将成为后人类,能力远超现在的人类”^[2]同时,以卡里·伍尔夫(Cary Wolfe)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把焦点从讨论人类身体机能上的提升转移到了思考人类的本质上。在他们看来,后人类主义意味着人类可以利用科技来积极发展自身。与超人类主义不同,生物保守主义则较为悲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必须要限制科技,因为生物科技很可能将对人类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后人类主义学者们的不同观点展现出了各种后人类社会图景,如工业4.0社会、赛博格社会、技术奇点社会。前两种猜想较为乐观,而技术奇点社会则揭露了人类潜藏的畏惧。“技术奇点社会中,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的预计指数增长将引领人类走向不可逆转的变革时刻”^[3]在这样的后人类社会中,科技逐渐从工具变成了人类的替代品。人类反而成了过时的东西,随时会被自己的造物颠覆现有的位置:人工智能将逐步获得主体性,不再需要依赖人类,甚至成为世界新的主人。对如此悲剧的恐惧早已扎根于人类历史,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便提醒过人们科技背后隐藏的危险。在他看来,“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技术因素”人类必须认清技术的本质,而不是把它当作中性的东西。不

然,一旦人类自信于自己对技术的掌控,便会不自觉地忽视随之而来的危险。过去的机器还不够聪明,人类的主体性看似尚未受到威胁。但到了后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技术则揭露了血淋淋的现实:人机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互驯关系。一方面,人类在驯化机器,即机器必须顺应人类的需求改变。“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这种解蔽“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特征”机器并不是自主的,而是作为持存物被订造着。换句话说,尽管机器看似是一件独立的事物,它的意义却只体现在它的有用之处。机器很难摆脱这样的促逼,因为促逼“摆置着人,迫使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海德格尔用座架(Ge-stell)来称呼这种促逼着的要求,它迫使着人类订造持存物,让机器不停“进步”如此机器便难以摆脱被驯化的命运。这样一来,现代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甚至可以学习人类的思维方式。在《金羊毛》中,人工智能杰森可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料人类。在精通生活技能的同时,它还得理解人类的思想,因为人类的需求在逐步驯化着它。另一方面,反身演化决定了这一事实:人类的身体和思想也被机器驯化了。自文艺复兴起,人类就自诩为万物的灵长、世界的主人。技术只是人类的造物,应当毫无机会超越其主人,所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在精神上操纵技术”事实上,人类“一直以来都是后人类,依赖技术的指引并与之共存”被迫参与解蔽的过程,人类也作为持存物被促逼着、订造着。在座架的掌控下,人类在驯化机器的同时也在被驯化着。比如,人们依赖着日益发达的GPS技术,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方向感。这样一来,机器取代了人类的身体机能,这便是一种驯化。除了身体上的驯化,座架也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异化为了技术主导的思维方式,即效率至上。这样异化了的思维方式使得“人类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即他的本质”。所以,在互驯的过程中,人类也有可能成为机器的附庸,失去本身的主体性。但人类并不是一筹莫展的,仍有反抗这种驯化的能力。海德格尔认为,人类要在利用技术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在《金羊毛》中,杰森似乎无所不能,已经把人类的命运攥在了它的手中。但事实证明,阿尔戈号上的人们还是可以从身体、情感、精神上摆脱杰森对他们的驯化^[4]。

2 人类的反抗

杰森在潜移默化地驯化着飞船上的人们,“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上触动了人类”在阿尔戈号飞船上,它几乎掌管了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把飞船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座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高塔上和各个角落都是监视的目光,以确保人们的服从和长官的绝对权威”一方面,机组成员们在杰森构建的圆形监狱中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料。另一方面,在这座四处都是杰森耳目的圆形监狱中,人类面临着失去主体性、成为持存物的危机。远不满足于监视人类,杰森真正想要的是成为能主宰人类未来的上帝。然而,救赎植根于技术的本质中,人类一旦认识到了座架的危害并采取行动,便能阻止被驯化的命运。《金羊毛》中的人们采取了三种反抗策略,即身体反抗、情感反抗和精神反抗。

2.1 身体反抗

在座架的促逼下,人类也在被订造着,反过来被机器驯化。“人类迫于人工智能的侵蚀而不得不动做出改变,以出让自身机能作为技术发展的筹码。”¹³⁴随着杰森不断提升自己的功能,机组成员们需要操心的事越来越少,于是他们的身体机能便慢慢被取代了:杰森可以通过调整光的亮度来控制人们的作息,人们再也无法自己感受昼夜的交替;杰森掌控着飞船上的每一条有轨电车,不需乘客多言便能把他们送到目的地,人们失去了自己辨别方向的能力;每当亚伦需要记录些什么,杰森便会激活“防辐射头盔中与麦克风相连的记忆晶片,尽职尽责地记录下他的每一句话”,如此人类甚至连手指都无需动用。在杰森全方位的监视和照料下,人类出卖身体机能换来了更便利的生活,本质上却是被机器驯化了。尽管杰森没有实体,它却能通过掌控飞船让人类臣服于它,甚至悄无声息地谋杀人类。

对于这种驯化,人类可以从身体上进行反抗,即采取暴力行为或壮大自身力量。戴安娜是阿尔戈号上第一个发现杰森阴谋的人,她选择告诉乘客们真相来阻止人类被驯化的命运。面对杰森的杀意,她用钢条狠狠砸碎了杰森的“眼睛”之一。虽然她最终未能成功逃脱,但她身体力行地反抗了杰森的掌控。工程师张爱新也进行了身体反抗。他并不认为人类的未来会像杰森描述的一样美好,试图制造炸弹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因为他深知过于依赖杰森会为人类招致不幸,自己需要留有后手进行反抗。为了逼问出杰森的阴谋,亚伦在飞船上绑定了威力足以摧毁整座飞船的雷管,并巧妙地把起爆装置和自己的生命结合在了一起,让杰森束手无措。最后,亚伦成功揭露了杰森的骗局并且关闭了它。他们不再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杰森,重新掌握了自己的躯体,不仅再次激活了自己的身体机能,而且通过暴力行为给予了杰森沉重打击。阿尔戈号上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杰森的无微不至,身体机能逐渐被机器所取代。一部分人意识到了这一危机,选择重夺身体的掌控权,采取暴力的方式反抗杰森的驯化。作为圆形监狱的长官,杰森向来仗仗于人类的四肢来帮自己制造“躯体”,再反过来控制人类,一旦人类从身体上进行反抗,它便失去了一大助力。

2.2 情感反抗

座架促逼着的科技进步迫使人们把效率放在了第一位,忽视了创造力和人类情感,于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便被驯化了。就像戴尔莫尼卡神父所说的一样,人们“从小就被告之:不要和陌生人讲话;不要多管闲事;走路要快,头要向下看;避免人们之间的目光接触”。人与人逐渐疏离了彼此,冷漠成了人类社会的主基调。戴安娜与亚伦只持续了两年的婚姻却已经超过了平均时长,暗示了如今人类被驯化的思维方式:当婚姻遇到瓶颈,结束它比解决问题更高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真实的情感显得更难能可贵,也更为强大。杰森可以通过监视人类的表情、心跳、声音来判断人类的情绪,但这些可以被观察到的只是表象,并非真正的情感。所以当人类展现出真正的情感时,便打破了效率至上的思维方式,有力地反抗了杰森的驯化。

身为人工智能,杰森并不具备理解人类情感的功能,只能试

图借用医用传感器来识别人类机体的波动,如脉搏、体温等。当亚伦的医用传感器只轻微变化时,它便失去了辨别亚伦情感的能力。所以,杰森是无法参透并掌控人类情感的。亚伦沉浸在悲伤之中时,克里斯汀轻抚他来传递她的安慰。“她的触碰确实对他起到了轻微的镇定效果”,而杰森却难以测出这种安慰的力量。克里斯汀没有选择用镇定剂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安抚”亚伦,而是默默传递自己的爱来支持他,这便打破了技术主导的思维方式。对人来说,“忧伤的过程无法被人为地压缩”,更不用说借助药物了。在后人类社会中,人类可以凭借诸如此类的情感反抗摆脱被驯化的命运,即仍旧重视情感,而不是一味遵守效率至上的准则。只要人类还有着情感需求,就不会被由座架促逼成的技术主导的思维方式所裹挟。虽然阿尔戈号上有着各种娱乐项目,人们却仍会觉得“无聊、疲劳……,他们憎恶这似乎永无尽头的旅途”,而不是为了实现找到新家园的目标而甘愿过上流水线一样的生活。因此,市长戈尔卢夫给成员们准备了一场盛典,来满足大家的情感需求。虽然这样的仪式在人工智能看来是琐碎、无意义的,但对于成员们来说却是一剂振奋精神的良药,情感的能力可见一斑。

杰森试图驯化人们的思维方式,让人类养成效率至上的观念,但它忽略了人类情感所蕴含的力量。在它的心中,这些不必要的情感只会成为人类的拖累,甚至可以被用来攻击彼此,就像它试图用愧疚感击垮亚伦一样。但杰森没有意识到人类情感的重要性,只要人类还拥有情感,便不会轻易被机器思维所同化。

2.3 精神反抗

在杰森的驯化下,人类宁愿信赖机器也不愿依靠自己的力量。在《金羊毛》的开头,杰森说道:“我喜欢他们盲目信赖我的感觉”。这确实也是事实,座架促逼着杰森被驯化得更为智能,又让杰森有能力来驯化人类。阿尔戈号的大部分成员都坚信杰森会一直保护他们,从未想过人工智能也会背叛人类。市长责怪杰森没有阻止戴安娜“自杀”时,对它没有一分半点的怀疑;戴尔莫尼卡神父做演讲前,必须让杰森确认他的演讲是完美无缺的;克里斯汀开处方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杰森的方案;机组成员们进行倒计时时,喊出的是杰森在电子屏幕上显示的“一分钟”,而不是领读员所说的“六十秒”。比起他们自身,人类更愿意盲目信赖机器。为了逃脱被驯化的命运,人类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从精神上进行反抗,即不再盲目信赖机器,而是更相信人类自身的智慧。

在后人类社会中,技术的高速发展几乎解蔽了一切,机器远比上帝更值得信赖。为了转变这样的思维方式,人类可以把注意力转回宗教和文化——这些人类智慧的宝藏。无论何时,当戴安娜感到紧张时,她就会用手指摆弄脖子上的十字架项链,这会让她得到慰藉。在阿尔戈号上还设有祈祷室,是“各种肤色的人祈祷时均可光临的处所”。纵使身处太空,人们还是没有抛弃他们的宗教信仰,虽然这些与机器相比已经“过时了”,但其包含的人类智慧却值得人类的信赖。离开了地球,

人们更加珍惜起了自己的文化。飞船上的会议室便是人类伟大文明的缩影,包括古希腊的建筑、伟人的大理石雕像、关于人权问题的宣言等,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些人类思想的成果提醒着人们要保持独立思考,而不能盲目信赖杰森、让机器取代自己的大脑。当大多数人盲目相信了杰森的言辞时,亚伦则更信任自己的判断,从而发现了种种漏洞并勇敢与杰森对峙,最终揭露了它的罪行。虽然杰森在飞船的超导体外壳上留下了自己的备份,但没有了人类的盲目信赖,它再也无法成为新的上帝。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本质已经处于极端的危险之中。座架异化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让人们盲目地依赖于机器,忽视自己的判断,成为了被驯化的一方。对此,人类应当从精神上进行反抗,重拾对人类本身的自信。

3 结语

在《金羊毛》中,罗伯特·索耶深度探讨了人机关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杰森渴望成为新的上帝,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发现了杰森的阴谋,人类也采取了行动进行反抗。小说中的人机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互驯的关系。一方面,杰森被人类驯化着。它掌管着阿尔戈号,必须按照人类的需求来提升自己。另一方面,在座架的促逼之下,人类也成为了持存物,杰森驯化着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导致了人类身体机能的下降、情感的疏离、思维方式的异化。然而,人类仍有办法从身体、情感、精神这三个方面来反抗这种驯化。在后人类社会中,人与机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基于后人类主义和海德格尔的科技哲学,本文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视角来解决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BOSTROM Nick. Transhumanist Values[Z]. Review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2005 (4).
- [2] STEPHENS Phillip. The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An Ideological Critique[D]. University of Arkansas, 2015.
- [3] SCARUFFI Piero. Intelligence is not Artificial [M]. New York: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8.
- [4] 蒋晓丽, 贾瑞琪. 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与人的互构与互驯[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8 (4): 130-135.
- [5] 罗伯特·索耶著, 乐明译. 金羊毛[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作者简介:

周芸(1998-),女,汉族,江苏南京市人,学历:研究生在读,职称: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通讯作者:

胡永辉(1973-),男,河南西华县人,学历:博士研究生,职称: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宗敦伦理学。